

情怀

# 父亲的力量

李德禄

人在夜里，思维通常是被放大的，很多过去的事，哪怕是过了很久的事儿，也会一咕脑儿地涌现出来。这日入夜，收了拙笔，本想好生歇息一番，脑子里却翻腾起一桩桩的往事，都是些与父亲相关的事。

大跃进年代，我们似乎一下子进入了共产主义。全村的男女老少吃起公共食堂，人们不用花钱，不用饭票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完全各取所需。突飞猛进的跨越速度、人们现存观念意识，依旧一穷二白的国情，三者并不相符相融。貌似极大丰富的物质，使人天真地想当然，把勤俭节约的传统丢在了脑后，浪费的恶习陡然上涨。于是，食堂的庭院里，倒洒得米饭剩菜随处可见，半拉半扇的馒头烙饼丢进泔水缸里。父亲穷惯了也穷怕了，对糟蹋粮食的行为数次当众呵斥，忘乎所以的人仍我行我素。他愤慨地说：“糟吧，穷糟吧，不定哪天就遭报应了！”

父亲的话应验了，这并非他神明，而是国情所致。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，致使全国空前困难，天灾人祸使我们家底并不厚实的国家，一连三四年都缓不过劲来。人们吃糠咽菜将树叶，凡能入口的东西几乎全尝遍了。

我家那时七口人，靠那点可怜的定量根本不够。我们兄妹几人是挨间儿的，我是老大，也只有十一二岁。父亲带着我去山上开荒以聊补。春起，我们到了离村十余里的深山沟里。父亲手握镰刀，不一会儿便将地里的荒草割了一大片，把镰刀递给我，说：“我来刨地，你学着割草吧。”我迟疑着，父亲又说：“干活儿呀，不怕慢就怕站，只要你手不停，就会越割越多！”我心里明白为啥跑这么远来开荒，也知道该帮父亲把家撑起来，可那会儿正是贪玩的年令，谁情愿干活儿呀？我撇着嘴接过镰刀，猫下腰割高草。嘿，活儿一上手，便渐渐把玩的事抛在了脑后。父亲见状乐呵呵地说：“瞧，我儿子还真是个干将！”人都爱听赞扬的话，我也是个顺毛驴，心里高兴手上加劲，蒿草被撸倒一片！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我跟父亲又来到山沟里。这回的心境大为不同，地里的玉米像列队的士兵，笋状的苞米飘着绉绉穗，露出金灿灿的颗粒；手指长的豆角一串串缠在玉米秆上；窝瓜趴在

堰垭上，圆的、扁的、青的、黄的，数都数不清。父亲抡起大镬，一锅下去便兜出三五个土豆。这次我的心境大为不同，心里像抹了蜜，不用吩咐，立马把那些拳头大的土豆捡到筐里，装入麻袋。父亲笑着说：“好生捡吧，那可都是金子呀！”

收获的季节用不着带干粮，父亲用石块垒好柴灶，把土豆埋进膛洞里，架柴点火，不一会儿便香气飘飞。父亲用木棍拨弄着火堆，取出几个烧熟了土豆，在石上蹭出焦黄，用手一掰，白花花、细嫩嫩的粉肉冒着诱人的热气。我就着咸菜大口大口地吞食，连连呼酣喊香。父亲说：“为什么这些土豆比平时的好吃呢？因为它不是花钱买来的，不是别人给予的，是你用汗水换来的，所以才觉得更有一番滋味！”我点点头，其实并没完全听懂父亲的话，但我想起“樱桃好吃树难栽，不下苦功得不来”的歌词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
父亲去山溪里舀水了，我试着去拨弄火堆，怕它着不旺便把灶膛里添满了柴。不知何故，红通通的灶火渐渐熄灭了。父亲赶忙抽出些柴火，扒拉出柴灰，火苗儿又呼呼地蹿腾起来。我挠挠头问：“怎么我一摆弄它就不爱着了呢？”父亲乐呵呵地说：“火呀，要虚！灶膛里没了透气的缝隙，它自然就着不旺盛了。人呀，要实！虚了别人信不过你，人气自然也就旺不起来！”火苗噼啪地欢笑着，映红了父亲憨厚朴实的笑脸。

抗日战争中，父亲参加了游击队，与日本鬼子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1940年是抗战较艰难的阶段，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大扫荡，村里的大地主大汉奸李育才，偷偷把剥削来的粮食藏进山洞里。游击队得知后立即取出粮食，一部分分给村里的群众，一部分充为军粮。“文革”末期，村里进驻工作组，为寻功觅绩，把过了三十年的旧事翻腾出来，将游击队取地主粮食之举，定为侵犯“人民群众利益”的盗粮案。工作组把父亲关押在小黑屋子里，不断地审问批斗。父亲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了，大地主大汉奸李育才早已被政府处决了，怎么又变成人民群众了？他1939年参加游击队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打鬼子除汉奸，流血负伤从未害怕过，给他扣上一顶犯罪的帽子，让他窝窝囊囊地活着，他宁可去死！

这日，关押父亲的院子里跑进几个小孩，坐在石凳上手握手地掰手腕。父亲站在黑屋的窗口笑了，心境豁然开朗。村中的老党员、老游击队员纷纷为“盗粮案”讨说法，为父亲鸣冤叫屈喊不平。父亲的“问题”终于澄清了，我们都替他感到冤屈，他却没有再为自己抱怨，对我们说：“人呀，这一辈子总会遇到些沟坎，得学会与困难掰腕子。只要心劲不松，再大的沟坎也能过得去！”

一次家里盖房，我们爬上十多里的山上，砍下檩条再背回村中。那会我刚从部队复员，身体还不适应过重的体力活儿，很快就吃不消了。父亲说：“干活儿哪有不累的？你瞧，空着手走路会觉得累，背着东西走路还是个累，累过之后那是啥？是甜，是发自内心的甜！”

时光像跑着步地向前冲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们长大了，父亲变老了。我总想把父母接到城里以尽孝道，可每次进城住不了三五便要离开，说：“进了城像关进笼子的鸟，憋不死也得闷死！”父亲病了不肯去医院，不肯吃药，整天吵着回老家。我知道拗他不过，只好从命。临走前他还拄着根拐棍，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。刚到村里便扔掉拐棍，大步扎到老人堆里，拉着这人的手，拍着那个人的肩笑，口中喊着想死你们啦，想死你们啦！瞧那劲头，哪有半点得病的样子？

八月十五是团圆的日子，我们阖家回到村里。一推门乐了，炕上摆着一张小方桌，桌上摆满了月饼和水果。五六个十多岁的孩子盘着腿围桌而坐，开心地笑着说。见我们进屋，立刻啦啦啦鸟般飞跑了。尽管父母脸上挂着笑，我看得出他们笑得不开心，笑脸中有不少的失落。蓦地，我明白了，尽孝并非是物质上的满足，还应有足够的地理理解。父母不仅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，还有难以割舍的乡情亲情！

父亲没有文化，说得话尽管土气却满含哲理，那是生活的真谛，是人生经历的结晶。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，他那充满哲学气息、充满力量的教诲，成为我们金不换的财富。每当我遇到困难，总有父亲哲语的支撑、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从心底涌起。思念父亲的时候，谈到父亲的话题，内心总会洋溢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自豪！

行走

## 初约草原

裴凌晨



满希望。望一眼众绿齐簇的草原，让你瞬间品味了从少到老的一生情愫。

此情此景，我想展臂迎风，任草原之风吹拂脸庞、衣襟，感受在绿海飞翔，是的，像草原雄鹰，忽尔直冲苍穹，采摘蓝玉盘中的棉花糖，若能尝上一口，定会出你意料，没有甜味儿，竟是清凉凉的，一如这草原碧空给予人的爽彻心脾的感觉；忽尔俯探大地，让草原母亲的手抚过额头、脸颊，有时会禁不住这份温柔的感动，扑向她怀里，闭眼享受亲昵的

爱抚。啊！草原有千般刚毅，让人触目所及为之一震，斗志倍增；草原亦有万种柔情，令你身处其中，心舟荡漾，满怀舒畅。

到了大草原，骑马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了。初跃马背，脚不着地的颠簸，还真有点儿不踏实，过会儿，在马倌的帮助下，我静下心来，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，望着前方动感的绿海，终于，我在马背上体验到了自由与奔放，在奔跑中寻找着真实的存在，这一刻，我蓦然明了，正因这特殊的生存条件，才使牧民对生命的体悟更为深刻，从而，对赖以生存的草原倍加珍惜，也对生命中最高贵的境界——自由，不懈地追求。

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临近暮色，草原上空的星美不胜收，引得我跟着它们一起眨着眼睛。这里，夜凉如水，都市中暑气给人带来的烦躁顿时荡然无存。一阵喧闹声簇拥着几位衣服鲜丽的蒙古青年来到草场，篝火点起，晚会开始了。蒙古牧民唱起的悠扬长调让我的灵魂都跟着飞了起来，我不禁感叹，牧歌古老的生命啊，在草原的摇篮中永远不会寂寞，它让生锈的泪珠催出嫩条，让枯萎的微笑绽放鲜花，让炊烟学会袅娜，让篝火懂得了燃烧自我。这不朽的歌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！

沉醉于天籁之音般的牧歌中，我昏然睡去，梦里我不停地诵着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千古绝唱。

流年

## 华岁拾珠

吕金玲

原门头沟煤矿对面的河南街小学及后又增设的中学班是我的母校，9年的时光都是在其怀抱里度过的。进校前必经矿口的那一池花香、往来穿梭运煤的驼队铃声、校门口两扇涂着绿漆的大铁门、垂挂的一段用来当钟敲的铁轨……如今想来可能觉得有些“土”，甚至有点原始意味，但恰恰是这天然去雕饰的古旧里，有种挥之不去的亲切感，经年累月浸漾在我心头。这算不算一种乡愁呢？我想当算。那是我们身心健康成长的摇篮，是求知睿智梦想飞翔的始发地，也是一脉根系的所在地呢！

那个年代是崇尚英雄、人人学做英雄的年代。记得小学四年级刚学完《刘胡兰》一课，某日下午放学做完值日，几个同学自发留下来，就在与当时的门矿医院矿口相隔的四二班教室里，对号入座课本中的人物，来了段即兴表演。主角儿刘胡兰由徐淑英扮演，刘德宝等人分饰敌兵甲乙。徐淑英同学仿照刘胡兰反背着手，一脸正气

地站在讲台上，刘德宝等人饰演的坏蛋举起扫帚当皮鞭，凶凶地问：“说不说？不说……”“我 just 不说，打死也不说！”于是，扫帚皮鞭像回事儿地抽打在“刘胡兰”身上。几个回合，正气、革命英雄气依然在教室里回荡。我因等着“刘胡兰”做完值日一起回家，当时就在现场，所以对敌我双方两位主要人物记得一清二楚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此场景还不时在脑际闪现。可见，火种那时就在我们的小心里播下了，几十年都未曾熄灭过，好珍贵啊！

那个年代是崇尚劳动、劳动光荣的年代。记得每周老师都要组织我们外出参加劳动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原旧马路旁边的麦地里浇水。大家把打着补丁的裤腿高高挽起，光脚下到小河沟里，把水一盆盆舀上来，端着一溜小跑，到地儿后连同心意一起浇灌了下去。每次一干就是一下午或两三个钟头，谁也不喊累不偷懒，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孟双林、张德鑫、

李至棋、贾敬芬、米胜花、马婉娟、郭云珠、曹海等人，干得尤其卖力，多次受到老师表扬，现在想起都感动又感慨。还有一次是上小学六年级时，下午不上课，班主任郑聪秀老师带我们去打山草，用以勤工助学。我、王贤增、刘朝奎、都棉江、王荣珍等几人，好像还有马立成、郑长江、曹海、李光辉、徐保来等同学，背着大捆青黄色的山草下山时天已黑下来，道儿看不大分明，加之路窄心急草重，每人都气喘吁吁。此当口儿不知谁说了句“这山上有好狼。”我几个当时头就大了，跌跌撞撞一路猛跑，好像狼真的追来似的。到山下聚齐时，每人都透透地一身汗，但背上的草却一根没少。要说我们这代人为何都保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和节俭习惯，当说那时在家在校受的教育与磨练是在一个频道上的，它们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是截然分不开的。几位老同学，还记得这事和那身汗吗？

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真心真诚又真挚。记得上初二时，我的眼睛已很近视，班主任王影珠老师了解情况后，特意去了趟我家，说服父母为我配镜，让我重新看清了外面精彩的世界。初三时，只比我们大七八岁的王蓓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，故谈不上代沟。印象中，我、张荣阁、曹海、李光辉等时不常往老师临近圈门的住家中去。王老师的爱人——刘颖南老师极健谈也极热情，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给我们炸元宵吃，多少年了，那味道一直甜在心里，美在心里。由于“爱着您的一直”——语文与文学，初三教这门课的焦桐英老师家我也常去。虽道远，又一路爬坡过坎，但只要有空闲，我还真没少去。听焦老师说，其得意弟子——老同学胡俊福也常去。刘德宝、李景印常去她后来的家，看来，这条条小路当是那年代我师生情谊的承载者和见证者呢！2003年年初，我拨通过那桂宣老师的电话，那老师说，“文革”

小小小说

## 回访

王军霞

听说新乡长又要来看望孤寡老人，村主任可慌了神。

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一个多月前，新乡长刚上任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他们村子。那次新乡长来的时候，不光亲自看望了每一位孤寡老人，还给老人们带来了米面油等日常生活用品，老人们感动得涕泪横流。乡长临走时还给村主任下达了命令，要村里尽最大力量帮助这些老人。

对于领导的指示，村主任一向是言听计从。乡长走后，村主任花费了半个月时间，将这些老人的具体情况做了个详细调查，但凡能和领导干部或村里头面人物扯上一星半点儿关系的，都被村主任私下列为了重点帮扶对象。

这不，他给李大叔修缮了房子，给张大婶送去了御寒的棉衣棉被，给腿脚不便的王大伯配备了出行的轮椅。唯一一位被村主任遗忘的七十二岁老人赵玉柱，四十多年前带着老婆孩子逃荒落户到了这里，本来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还算踏实，可后来一场车祸夺走了妻子的性命，赵玉柱受此打击，精神也开始出现混乱，时好时坏，不能正常参加劳动，便只能以捡破烂勉强维持生计，住的地方更是千疮百孔，冬冷夏热。

可是新乡长明天要来视察，这个问题不解决可怎么办啊？村主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现在去修肯定来不及了，村主任着急上火，连晚饭都没心思吃。一个人背着手在村子里走来走去，当他走到一个地方时，顿时就有了主意。

第二天上午新乡长准时到达，在逐个探望孤寡老人的过程中，对村主任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大加赞赏。村主任面带笑容陪在乡长身边，连说这是自己应该做的，最后，新乡长在众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赵玉柱老人居住的地方。

这是一个绿树掩映的小院子，干净整洁，房间内纤尘不染，赵玉柱老人穿了一身崭新的深蓝色中山服，拘谨地坐在沙发上。看到乡长到来，老人神情激动地连着倒了两杯水，村主任才发现水是凉的，来到饮水机前一看，笑着对乡长说：“这个赵老伯啊，看到您来，激动地电都忘插了。”乡长也笑了。

乡长仔细询问着老人的生活情况，老人连声说好。说话间，村主任接了个电话走出了院子。

又说了几句话，乡长忽然觉得肚子不舒服，就对老人说：“大爷，您家厕所在哪儿，我想去方便一下。”老人忙说：“跟我来吧。”就带着乡长来到大门外，老人却愣住了，大门外怎么没有厕所，他们村的厕所可都是建在这个地方啊。正愣神呢，村主任接完电话走了过来，看到这个情况，心说坏了，坏了。

这个院子本来是自己外甥女的家，因为外甥女一家常年在外打工房子闲着。村主任临时应急，让赵玉柱老人来这里坐一会儿，心想把乡长应付走就完事了，没想到会出现这个情况。村主任忍不住在心里骂着外甥女，你说你不就在城里打了几年工吗，建个房子还学人家城里，把厕所建在房间里，还水冲式呢，这可倒好，把你舅舅害惨了吧。

正思忖着如何向乡长解释这件事，村主任一抬头却看到乡长异样的目光，额头上登时冒出了豆大的汗珠。

## 石头赞

张福军

一块石头一座山，沧桑岁月凝其间。

阅尽人间万古事，此处无言却有言。

时，刘德宝还常去学校看她。她震惊与意外之余，更多的是感动与感慨，说这样的学生真难得！我说的确这样，刘德宝做事义气也爽气，2000年找人找车给我从学校往家拉行李，这好我一直记着呢！这里代表那老师真心谢了！

……

美丽的花季，美丽的青春；难忘的岁月，难忘的过往；想念的老师，想念的同学，虽几十年转瞬过，韶华逝去悲秋凉，但此情结却始终被我宝贝似地珍视并珍存，因之后其一直定位着我的路与魂。老同学想必也和我一样吧！因我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家——河南街小学、河南街中学班。你、我、他（她）、老师、同学永远是亲热热有情有义的一家人。纵行至海角天涯，我们的心音与足音都曾在这里留痕。根脉、故土与乡愁最是一方柔软的所在，我们会永久记得、爱护并善待它——我们共有的心灵的家！魅力的家！！